

为中国蒙难

——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传

Honorable Survivor : Mao's China,
McCarthy's America , and the Persecution
of John S. Service

琳·乔伊纳 (Lynne Joiner) 著
张大川 译



毛泽东延安窑洞的座上宾
美国“丢失中国”的替罪羊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 014032556

K837.127
251

为中国蒙难

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传

琳·乔伊纳 (Lynne Joiner) 著
张大川 译

Honorable Survivor : Mao's China,
McCarthy's America , and the Persecution
of John S. Service



k837.127
251



北航

C1720756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中国蒙难：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传/(美)琳·乔伊纳
著；张大川译.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 12
ISBN 978-7-5154-0383-0

I. ①为… II. ①乔… ②张… III. ①谢伟思—传记
IV. ①K837.1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86248 号

HONORABLE SURVIVOR: Mao's China, McCarthy's America, and the
Persecution of John S. Service by Lynne Joiner

Copyright © 2009 by Lynne Joiner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Naval Institute Pres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 2014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属当代中国出版社

版权贸易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2-5011

出 版 人 周五一
策划编辑 柯琳芳
责任编辑 柯琳芳 章文岚
责任校对 康 莹
装帧设计 古涧文化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 ddzgch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 辑 部 (010)66572264 66572132 66572154
市 场 部 (010)66572281 或 66572155/56/57/58/59 转
印 刷 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60 毫米 1/16
印 张 21.5 印张 10 插页 29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010)66572159 转出版部。

致中国读者

本书的传主谢伟思是美国人，但却生于成都，长在成都，并曾就读于美国的学校。在乱云飞渡、狼烟遍地的抗日战争时期，他以美国外交官的身份在华工作，为美国政府和人民了解中国做出卓有成效的贡献。

谢伟思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谢伟思的经历不仅应该让美国人知道，更应该让他毕生关注的中国人民知道。将他的生平故事译成中文，让这片生他的土地上的读者能对他有较为深入的了解，笔者和谢伟思的家人甚感欣喜，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希望中国读者能喜欢它。

琳·乔伊纳 谨启
2013年12月14日

前言

我在加州长大，那时我们家是第一批拥有电视机的家庭。记得当时看朝鲜战争的新闻报道，播音员神情激昂地讲述中国的“黄色军团”如何横扫美国军队。几年后，我成了一名中学生，在一家书店打工时看见一本新到的书——《中国——不让美国人了解的国家》(*China: The Country Americans Aren't Allowed to Know*)。书的标题正好表达了我的失望，虽然那书纯粹是为了宣传。

后来在康奈尔大学上学，我才开始了解这个躲在“竹幕”后面、拥有亿万民众的泱泱大国。在中国政治学课上，我第一次知道了谢伟思(John Service)的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美国驻华的外交官。中国问题学者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评价谢伟思的报告“大概是仅有的、最重要的反映20世纪40年代中国政治那决定性十年的资料”。

1970年，乒乓球赛成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和尼克松领导的美国之间一段非同寻常的“外交舞蹈”——中国公民和美国公民的第一次直接接触倏然令我想到，也许有朝一日我能去这个神秘、封闭的国家实地看一看。1975年，作为一名年轻的广播记者，在旧金山录音采访福特总统后，我冒昧地问了一句，他马上去中国了，可否跟他一起去？我向福特总统的新闻秘书说明了理由，并想办法弄到了这趟旅行所需的一切证件、证明。但不巧的是，台湾这个棘手的问题解决不了，福特的十天中国之行被降格为四天——只是到此一游，拍拍照片而已。因此，我的老板不同意我去了。

好在不久我被分派了一项任务——报道第一个美国国会女议员外交代表团，应中国副总理邓小平的邀请前往中国访问。我被允许带一名纪录片摄影师一同前往。周恩来总理逝世时，美国的新闻记者中只有我们两人在中国。是我向美国三大电视网传送消息，报道了中国人民对周恩来去世的反应。

几个月后，在斯坦福大学召开的美中关系研讨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谢伟思

和卡罗琳 (Caroline Service)。他们告诉我，他们看过我制作的那部国会女议员访华的纪录片《走马观花》，很是欣赏。因为对中国有着共同的职业兴趣，我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这种温馨的友谊延续了二十余年。谢伟思夫妇让我阅读他们藏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的口述历史，内容引人入胜。十年后，他们的故事才被公开。1978年12月，在美国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二天，我们仨高高兴兴地聚在一起，为美中友谊举杯。那回，谢伟思头一次把他和毛泽东在延安叙谈的事告诉我：毛盼望与美国建立友好关系。

后来，在中国发生的许多事情让谢思伟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也就是在那时，我决意把谢伟思的故事写出来，把美国在“两个中国”问题上的纠结、斗争写出来。

致 谢

笔者谨识：写这样一部大书离不开众人的帮助，当然，上天的眷顾也不可或缺。我要说，写这本书不只是因爱而为，写它是我的命运，这是我的真情实感。

首先，我谨感谢谢伟思和卡罗琳向我讲述他们的经历，还有他们的子女，特别是鲍勃（Bob），谨对其十年来全力支持本书的写作表示深深的谢意。非常感谢赵韞如女士讲述她的人生故事，感谢戈定瑜（Annie Chang）和玛格丽特·孙（Margaret Sun）帮助翻译。感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班克罗夫特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分管《约翰·谢伟思文献选辑》的玛丽·莫尔甘蒂（Mary Morganti）；还有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图书馆及杜鲁门总统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也为本书提供了重要帮助及研究资助。另外，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的国家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对笔者的研究、查考给予了大力支持。还要感谢琳达·科尔顿（Linda Colton）一贯不懈的帮助，她是联邦调查局负责公关事务的退休官员，如果没有她的帮助，面对谢伟思厚厚的卷宗里那些零散却重要的文档，笔者肯定无从下手。国务院新闻自由办公室也做了大量工作，令其下属的安全办公室最终确认没有将谢伟思的安全档案送至国家档案馆（按照法律规定，外事工作人员退休满25年后，其档案应移交国家档案馆），继而使该档案的移交和开放审议得以落实。

笔者曾遭遇了非常严重的健康问题，几乎让写作计划半途而废。所以，我要感谢我的几位医生、按摩师，还要感谢我的治疗师哥利格里·莱门诺夫（Gregory Lemenov）帮助我康复，让我有能力完成这项工作。

感谢我的朋友们慷慨给予我爱心支持和睿智建议。特别感谢本书的几位“读者”罗伯特·贡贝茨（Robert Gomperts）、特斯·约翰斯顿（Tess Johnston）、汤姆·基尼（Tom Keaney）、莎朗·席尔瓦（Sharon Silva）和杰里·约查（Jerry Youcha），感谢他们不辞辛劳一遍遍审阅粗陋的草稿。还要感谢克莱尔·沃尔弗维茨（Clare Wolfowitz）出色的编辑工作，使原稿最终版看上去赏心悦目。

目 录

引 子	/ 001
第一章 有人敲门	/ 004

第一篇 中国人

第二章 川渝之路	/ 010
第三章 万里赴戎机	/ 024
第四章 异域风流	/ 036
第五章 蒋委员长	/ 053
第六章 毛主席	/ 063
第七章 十月危机	/ 075
第八章 华盛顿的宠儿	/ 089
第九章 大使偏执	/ 101
第十章 告别中国	/ 113

第二篇 旋 涡

第十一章 FBI的陷阱	/ 128
第十二章 会合	/ 140
第十三章 疑案	/ 152
第十四章 FBI嫌疑人	/ 165
第十五章 清水芙蓉	/ 181
第十六章 风云集	/ 197

第十七章 暴风骤雨	/ 211
第十八章 调查	/ 227
第十九章 听证会	/ 241
第二十章 地狱边缘	/ 256
第二十一章 行刑队	/ 272

第三篇 昭 雪

第二十二章 长期斗争	/ 288
第二十三章 不甘退休	/ 303
第二十四章 新生	/ 312

后 记	/ 327
注释说明	/ 332

引子

1972年2月21日，曾经以反共作为国家要务的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手同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的手握在了一起。这次握手标志着世界地缘政治发生了重大改变。在此前的四分之一世纪里，中美关系的那只爱与恨的钟摆木然指向互不信任，相互怀疑。倏然间，“熊猫热”席卷美国，毛式的帽子渐成时尚。美国和中国又一次谈起了“恋爱”。五年后，世界上最强的国家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间的绵绵爱恋终于修成正果，实现了外交关系“正常化”。

27年前即1945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再度展开腥风血雨的内战。中共自诞生后经过二十多年的苦斗，终于在1949年获胜，而蒋介石带着被打垮的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固守。同年10月1日，中共的领导者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年后，美军和中共军队在朝鲜战场上相遇，保卫台湾成为美国抗击共产主义事业的一部分。

1972年，尼克松历史性地访问了北京，第一次在竹幕^①上打开了外交缺口。支持蒋介石和台湾的人很紧张，他们知道，人民共和国一定会坚持要美国同仍自称为“中华民国”的国民党政权断绝外交关系。

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美国举办了一次特别的午餐会。餐会的时间是1973年1月30日，地点是在国务院，宴请的宾客有谢伟思等多名外事官员。20世纪50年代，这批人曾因为把中国“丢”给了共产党而横遭挞伐。餐会的消息一出，便引来一片议论。俄亥俄州共和党人约翰·阿什克罗夫特（John Ashcroft）在国会议席发言时批评说：“谢伟思多次严重违反联邦政府安全条例，这是人所共知的。有人要把他捧为美国外交界正直、勇敢和忠诚品质的代表，简直是岂有此理。”¹不管怎么说，

^① 冷战时期有两个名词反映了东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尖锐对立和隔绝。一个是“铁幕”，反映以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对立；一个是“竹幕”，指东欧的共产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中国的范围。——译者注

当年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参议员可是把谢伟思列在了打进美国国务院的共产主义分子名单的榜首。保守派的一份杂志评论说，这次午餐会的目的是“在亚洲事务里落实亲共产主义政策”。²《人间大事》杂志（*Human Events*）说（大意），谢伟思“偷偷向一名确定身份是共产党的人送交机密资料，被抓了现行”。³

楼下礼堂的300个座位基本满员，因为想亲临现场的人太多，所以只好架设闭路电视，让进不去的人在外面观看。戴维·比尔特契克（David Biltchik）是美国外事协会（American Foreign Service Association）的会员，若干年后他回忆此事时说：“举办午餐会有必要，可以让国务院的人确信麦卡锡主义确实寿终正寝了。”⁴有几个人谢绝了参会邀请，其中一位就是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当年他曾就中共问题私下请教过谢伟思。不过，这时他刚刚获得处理中国事务的主动权，而院外的中国游说团火气正旺，他要保护那点主动才是。

麦卡锡的政治迫害并未罢休：一份没有署名的传单被放置在每个人的桌面上，上面有一串质问谢伟思的问题，个个都十分尖锐。比如，“1945年，您承认曾把多份机密报告交给《美亚》杂志（*Amerasia*）的编辑菲利普·贾菲（Philip Jaffe）。您解释此事时说，报告是您自己写的。也就是说，您认为外事人员有权随意将个人撰写的属于秘密的资料转送给他人，是吗？”

历史学者芭芭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在午餐会上作主题发言。她称赞驻外事务处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们勇气可嘉：“有很多证据说明，国民党垮台只是个时间问题，但任凭怎样，这些证据并没有说动华盛顿放松我们和蒋介石之间的那根‘银绳’，也没让决策人从谢伟思的一份大胆谏言中所恰当指出的‘得过且过、贪图一时之计’的作为中清醒过来。”

轮到谢伟思讲话了。谢伟思时年63岁，身材颀长，面貌俊朗，一头银发。他努力抑制着感情，向场下听众娓娓道来：

现在，有些国家的情况和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颇为类似，比如拉美、非洲，还有亚洲一些地方。我们如果自己不去了解，不接触新的民众运动，对有可能爆发革命的事态不闻不问，也许还会坐失良机的……

要不要这类报告，衡量的标准不是国内的普遍情绪，比如报刊的只言片语，或者某些根本不负责对外关系事务的国会委员会表露的情绪……从某些方面看，麦卡锡参议员的遗风还要肃清。⁵

谢伟思讲完，席间爆发长时间的掌声，表达了向这位前外交官的敬意。1951年，谢伟思因“其忠诚受到合理的怀疑”而被解职，为了恢复自己的名誉，他花了22年时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记者马尔文·凯尔布（Marvin Kalb）报道说：午餐会

“有点像班级同学会”，“宴席结束了，但问题还在，一顿饭能把它一笔勾销吗？20年前是中国，现在是越南。这位外交官都知道些什么？时至今日，他敢同白宫的方针、路线唱反调吗？比如在越南问题、中东问题上？白宫有没有胆量听取不同意见，又不施予责罚，不论他的级别高低？”⁶

谢伟思仍是一枚可以随时取用的避雷针、一只泔水桶。他还会招来某些党派对美国与中国爱恨情仇关系的热忱。谢伟思为恢复个人名誉抗争了很多年，国务院举办这次餐会，本意是想给他的抗争画上个句号，但是那只爱恨钟摆还会再摆起来。

以下就是他的故事。

[注 释]

1. Congressional Record, “Extension of Remarks”, January 24, 1973, E409.
2. John Service Papers, Bancroft, copy of *Human Events* magazine from January 23, 1973.
3. Ibid.
4. David Biltchik, interview with author, May 2003.
5. John Service Papers, January 23, 1973 speech.
6. Ibid., copy of CBS News Report.

第一章 有人敲门

下午五点零三分，有人敲门。¹这一敲彻底改变了谢伟思的人生轨迹。那一年他35岁，是一名外交官，刚从中国回来。此时他正要出去吃晚饭，一开门，见门外站着两名男子，深色西服、白衬衣。

“我们是联邦调查局的。”其中一人对他说，“你被捕了。”

两名特工要搜查他的住处。“我当时有点懵了，”谢伟思回忆说，“脑子不怎么灵光，以前没经历过这种场面，就随口说了声‘搜吧’。他们问：‘文件藏在哪儿？’”谢伟思说，他写过中国局势的报告，副本都放在国务院的办公桌里。他哪知道联邦调查局（FBI）已经另外派特工去他的办公室收缴了文件。谢伟思被戴上手铐，押上一辆无牌照的汽车。从他寓所搜出的东西——通讯录、私信、一本题为“今日革命中国”的小册子，还有一些中国纸钞，以及一个像是密码本的小本子，也一并被带走。证据不多但线索多，所以联邦调查局的头头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格外关注。

他可是公认的国务院最优秀、最聪明的外交官啊！谢伟思确信，联邦调查局一定是弄错了。前不久他被召回华盛顿，向官方和新闻记者通报了中国战乱的微妙格局，还有他最近同中共领导人的几次谈话。他不知道，联邦调查局已经盯了他一个多月，他和政府、媒体的几次接触全在他们的监视之下。此刻他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走进了一张布满阴谋、怀疑、争议的无形大网，这张网将纠缠他近半个世纪。

谢伟思被捕只是联邦调查局精心策划的一次大行动的一个小步骤。这次于1945年6月6日在华盛顿特区和纽约同时展开的行动一共抓获6名嫌疑人，起获数百份政府文件。除了谢伟思，被抓的人还有《美亚》杂志（专事亚洲问题研究的刊物）的两名编辑、一名自由新闻撰稿人、国务院的一名研究员，还有一名海军情报官。

联邦调查局一向热衷于搞正面宣传，于是将这次大搜捕行动做成了全国广播新闻，还特意选在华盛顿参议员棒球比赛的招待晚会开始之时公布消息，因为招待会有许多政要出席。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是美国的盟友，联邦调查局只抓纳粹党，不抓共产党。“共产党间谍”一词在美国百姓听来既陌生又惊恐，特别是在罗斯福总统费尽心机好不容易把约瑟夫·斯大林打扮成了良善、温和的“乔大叔”之后。可是现在，罗斯福死了，欧洲的战争刚结束，斯大林开始找茬闹别扭了。一道“铁幕”在东欧大地缓缓降下，苏联人威胁要阻挠建立联合国，还拒不承诺投送军队参加太平洋战争。

新任总统哈里·杜鲁门经验不足，听信了总统智囊团的分析，认为如果斯大林出兵中国，再逼使中共的游击队辅佐蒋介石，日本很快就会战败，中国也将成为一个新兴的、坚固的民主堡垒。其实，中国饱受战争蹂躏，地缘政治条块分割，势力纵横，构成了一个犬牙交错的拼图式迷局：中国的地面上有日本侵略军，有蒋介石的国民党和毛泽东的共产党，还有鱼龙混杂、见风使舵、谁得势就投靠谁的旧军阀。

谢伟思身在这个战火不断、糟乱一团的国度，他的工作就是向美军司令报告中国波诡云谲的地缘政治动态。《美亚》杂志最开始受到怀疑的时候，谢伟思正在位于日军占领区腹地的毛泽东的根据地执行任务。而后他返回华盛顿，汇报这次秘密任务的执行情况；不久，这个心无城府的青年外交官经人介绍认识了《美亚》杂志的编辑，由此卷入了联邦调查局侦办的间谍案。《美亚》杂志案预告了冷战的开始，它把战后的和平美梦击得粉碎。

* * *

谢伟思的妻子卡罗琳那时住在加州的伯克利，她从儿时的老朋友珍（Jean）那里听说丈夫被抓了。“怎么可能呢，珍！肯定搞错了！”她对着电话嚷起来。珍只说了一句：“你听听收音机就知道了，我这就过去。”²1940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升级，谢伟思的妻子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撤离上海；回到美国后，跟父母住在一起。谢伟思被捕的消息发布时，她正准备去华盛顿与丈夫团聚呢。分别快五年了，她想团团圆圆，过得像个家的样子。

谢伟思被捕后，联邦调查局的审讯员对他进行了几个小时的审问。这段经历让谢伟思终生难忘。他回忆说：“我一直想弄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可他们始终就一句话，‘这问题该我们问你。’”³谢伟思确信自己没什么可以隐瞒，于是向他们解释，说他的一项职责就是向美国记者提供背景材料，回国后，政府官员、各家媒体“追着他打听情况”。他说不清楚他写的中国情况报告是如何落到了《美亚》杂

志的嫌疑人手里，但他坦率地承认，自己私下把最近写的几份报告交给了《美亚》杂志的编辑。

被捕八小时后，他在一份打印了8页的个人陈述上签字。办案的特工在呈送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的报告里指出：“如证人指证本案其他几名当事人对其有利，谢伟思或愿意这样做……”⁴ 联邦调查局深知这份证词对提起诉讼十分重要。次日上午，胡佛局长在该报告的下面龙飞凤舞地批示道：“调查务求全面细致，需动用人员尽可调动。”⁵

谢伟思抻了抻领带，穿上外套，戴上帽子，凌晨1点30分，他被带去审问。走进美国专员的办公室，他惊讶地发现两个跟他有一面之缘的人也被抓了。他和他们只是见面认识而已：一个是国务院的雇员，另一个是海军情报局（the 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的中尉。三个人等着专员来，这时门突然打开，一群媒体摄影记者蜂拥而入，对着他们噼噼啪啪地一阵拍照。原来，联邦调查局已经给媒体通了气。

三个嫌疑人交不起一万美元的保释金，所以全被拘押在哥伦比亚特区的监狱里。谢伟思被责令脱光衣服洗澡，洗完后狱警递给他一套连体的监狱号衣，裤裆上有个大口子。谢伟思对狱警说：“能不能给我换一件？”旋即他明白了，收走的不光是他的衣服。那狱警一脸坏笑，说道：“拿着吧，监房里很冷的。”

第二天早上，美国各地的报纸头版都发布了谢伟思等人被捕的消息。《纽约时报》的头条标题很是抢眼：“机密被窃——联邦调查局一举抓获六名间谍，两名出自国务院。”过后，多家报纸刊登了国务院高层官员的表态，高度赞扬联邦调查局抓出了“鸡窝里的狐狸、羊群里的狼”。“大庭广众之下受此屈辱，让人情何以堪啊！”五十多年后谢伟思回想此事还满眼苦泪，“我当时情绪非常低落。”⁶

谢伟思等着家人、朋友想办法为他保释。他还说通了一个狱警为他找来纸笔，给寡居的母亲写了一封信：“指控不实，儿是无辜的。儿坚信我的冤屈必会洗清，但出庭受审是不可避免的了。”母亲格雷丝（Grace）在中国生活了35年，那时住在加利福尼亚的一处专为传教士开办的养老社区。1906年，她丈夫被派到偏远的中国四川省，在当地创立第一个基督教青年会。凭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一种宁折不弯、再苦再难“不泣不咽、无诉无怨”的品质，她毅然在中国艰苦的环境里生活，自得其乐。儿子相信，自己被误抓的消息母亲能承受得住。他写道：“儿坚信，谢家的清白不会被玷污。故而如左邻右舍有意表达同情，您老人家尽可傲然对他们说您不需要。”信的落款是：“从前历经多少凶险跌宕，母亲都泰然处之；今此区区坎坷，想必也不足多虑。如果是这样，则儿对母亲更多敬爱！是为盼。儿杰克上⁷。”

[注 释]

1. FBI Amerasia, #100-267360-1047-407, p. 31.
2. C. S. S. oral history, 83.
3. J. S. S. oral history, 314.
4. FBI *Amerasia*, #100-267360-1047-407.
5. Ibid., # 100-267360-1047-335.
6. John Service, interview by author, tape recording, Berkeley, Calif., April 16, 1998.
7. J. S. S. oral history, 313a.